

茌平与“茌平”

○ 祝伟康

聊城的各县(市、区)名字,大多有很久远的来历,其中尤以茌平最为特殊。说其特殊,因为“茌”是罕见字。

酈道元在《水经注》中引用应劭的话:“茌,山名也。县在山之平地,故曰茌平也。”如今,“茌”字作地名,仅见茌平一处;“茌”字作姓,在国内也是少见的姓氏。由于“茌”字不常见,因此经常有人把“茌”字误为“荏”“荏”等形近字。

过去看古书方志,总能看到“茌平”,细看就发现是“荏平”之误,原来一直认为是作者笔误,或者是雕版时误刻误刊。直到近来,看见乾隆皇帝的一首《荏平道中杂诗》,才发现并不尽然。

乾隆二十一年(1756年)春,乾隆皇帝由京城启銮,到曲阜祭孔。路过茌平,最爱写诗的乾隆皇帝,留下了《荏平道中杂诗》,一共六首,其中第二首为:“千秋东郡此荏平,荏荏相沿浪与名。应劭堪称依正注,宋祁殊是失精评。”

这首诗收录于《御制诗集》,层层校讎核对,笔误的概率很小,而且诗中“荏”“荏”二字并列,想来乾隆皇帝一定是知道自己写的是“荏平”还是“荏平”。

首先解释这首诗的意思:东郡下辖的荏平,已经有上千年历史了;荏、荏两个字也经常混用。应劭说法是对的,宋

祁说法是不对的。

全诗一如既往的无滋无味,很符合乾隆皇帝的作诗风格。其中提到应劭的说法,即本文开篇提到的,关于荏平得名的说法。至于宋祁,北宋人,也是大学问家,他在校注《汉书》时,提出“荏”当作“荏”。

应、宋两人的说法都很流行,以至于《康熙字典》“荏”字中提到:“按荏字,《后汉书》《水经注》皆从仕。宋祁曰:当作荏。今荏、荏、荏并存。”所谓“荏、荏、荏并存”,即这三个字互通互用,不论写作“荏平”还是“荏平”,读音都是“荏平”。

汉代许慎《说文解字》中不收“荏”字,收“荏”字——“艸貌,济北有荏平县。仕留切。”后人多以为“荏”字是正字,“荏”是俗字。宋代的《重修广韵》就提到:“荏。《说文》曰:‘艸貌,齐北有荏平县。俗作荏。’”明末顾炎武《山东考古录》中写到:“荏,从艸,从在,俗作荏,非是。”清代学者段玉裁《说文解字注》中提及:“荏,俗作荏。”乾隆四年武英殿刻本的《明史》,通篇见“荏平”,偶见“荏平”,不见“荏平”。

至于宋祁所说“当作荏”,也有一大批拥趸。明代《重编广韵》记载:“荏平县,俗作荏。”《永乐大典》引《水经注》,

“又东北过荏平县西”“又北经荏平县东”,前后一页之隔,“荏平”“荏平”混用。清代顾蔼吉《隶辨》中记载:“荏与荏同,《汉书·地理志》作荏平,《后汉书·郡国志》作荏平。”

晚清民国的学者王先谦在《汉书补注》中提到,根据《说文解字》,宋祁的说法未必是错误的(《说文》“荏”下云:“济北有荏平县,从艸,在声。”作荏,非宋说误)。他的说法,很代表了一批文人。因此我们如今看到大量清代诗文,提到“荏平”,均作“荏平”。

乾隆皇帝的《荏平道中杂诗》,即为例证之一。因为,乾隆十三年(1748年),乾隆皇帝第一次巡幸山东时,路过茌平,曾写诗《荏平道中杂诗》,诗中提到“荏山”。但是八年后,乾隆皇帝重过茌平,再次写诗,就改写“荏平”了。

此外,晚清诗人李恩绥的《冬心草堂诗选》中,有一首《过荏平怀马宾王》,题目下自注:“荏,音池。《汉志》应劭曰,荏,山名也。县在山之平陆,故名。”这里就很有趣,显然作者是知道“荏”字的,音也对,引用应劭的说法也对,他写作“荏”字,想来也是受宋祁说法的影响。

李恩绥诗中提到的“宾王”,是唐代马周的字,马周出身贫困,得到唐太宗李

世民赏识后,一路拔擢,最后官至中书令,死后陪葬昭陵。这番际遇一直被后代文人所羡慕。马周最重要的遗迹有两处,一处是陪葬昭陵的墓地,另一处便是荏平境内的故居。因为太有名气,故居还成为“荏平八景”之一,名唤“马庄春雨”,康熙《荏平县志》记载,“城东十里乃唐中书令马周旧居,有地亩许,虽三春暖燥,而零露战濡,宛如春泽方降”。过往茌平的文人,往往作诗凭吊马周。

此外,荏平历史上还有义不帝秦的鲁仲连、善于讽谏的淳于髡,也常常被过往文人所凭吊。再加上古人路过茌平,还留下许多写景、送别、应酬的诗文,因此我们能看到大量和荏平有关的文章。当然,大部分文章中,写的还是“荏平”,毕竟约定俗成,用的人最多。正如谢肇淛在《五杂俎》中记载,“荏平,今省作荏”。但依然有大量诗文写作“荏平”或“荏平”,如程敏政《荏平道中》、陈廷敬《送王北山给事归荏平二首》,等等。

我们读古书时,再见到荏平写作“荏平”或“荏平”,千万别笑古人是白字先生或错字大王,也许他们笔下的写法,正是他们苦苦研究后的结果。



白鹭秋日立 青映暮天飞

初秋时节,徒骇河聊城段水波粼粼。三五成群的白鹭或结伴嬉戏,或悠游觅食,或翩跹起舞,勾勒出一幅“秋水白鹭图”。

许金松 郭桂菊 摄

枣 影

○ 孙利

老院的枣树是父亲年轻时种下的。当枣树第一年结果的时候,我已经可以攀着树枝摘青枣了。

枣花开放时,米粒大的黄绿色小花隐在嫩叶间,像撒在绿绸子上的碎金。晨曦中,母亲搬来竹椅坐在树下,用木梳慢慢梳着头发。细碎的花瓣落在发间,混着清苦的香气,经年累月地发酵成某种特殊的芬芳。

白露前后,枝头开始挂满玛瑙似的红果。母亲总是在晨光熹微时,用竹竿敲打树枝,枣子噼里啪啦地落在帆布篷上,像下了一场红雨。看着满地红枣,母亲搬出陶瓮,一层枣一层烧酒细细码

好。腊月启封时,醉枣的醇香能飘满整个胡同。

我十岁那年,父亲在一个冬天回来了。枣树皴裂的灰褐色树皮如青铜浮雕,树干盘曲向上,撑起一方天地。树杈间有个天然的凹槽,父亲用麻绳绑上木板,方便我上下,枣树也就成了我的空中书斋。

这棵枣树在我家老院生长了二十多年,后来为了给我凑学费,老院子连同枣树一起出让给了邻居。三年后,我刚参加工作,父亲就猝然离世,老家只剩母亲独守。为了更好地照顾母亲,我在老家又重新拾掇出了一个小院,里面

种上了花草树木。

有一年开春回去,我无意中发现之前出让的老院墙外,长着一棵一米多高、拇指般粗细的小枣树。树干黑黑的,枝条稀稀落落。想来应该是墙内老枣树衍生出来的幼苗。经过协商,邻居答应将这颗幼苗送给我。

随后,我开始挖树苗。土层干涸坚硬,我往下掘了二十多厘米,依然不见一丝潮气。真难想象,瘦弱的枣树幼苗是如何在这种环境下生存的。我继续深挖,在指向墙内的方向终于发现了一个粗根,想来这就是幼苗与院内主树连接的根了。用斧子砍断此根后,我突然

想到了脐带,看着倒地的枣树幼苗,心中有些愧疚。

我在北屋门前靠窗户的位置挖了一个小坑,将幼苗放进去,培上土、浇透水。这里四面透风、阳光充足,很适合它成长。

四月底的一天,我和往常一样来到小院。忽然发现枣树苗的一个细枝上有几缕红色的印记。那印记细长,像是用画笔涂抹上去的,顺着枝条曲曲折折。又过了些日子,我发现枝条根部生出了几片绿叶,片片绿叶像婴儿的小手,嫩嫩的、泛着光,带着生机。

一晃又是二十年。这些年来,我虽未刻意浇灌施肥,但树冠却像疯了一样猛长,伸出了院子。每年的五六月份,满树的小黄花,就像新收的小米一样黄灿灿的,香气引得蜂群嗡嗡作响,恍若诉说着那些年末及言说的往事。